

創刊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第一二四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興縣西山

扶植新發展區紡織，爭取全邊區穿衣自給

行政公署決定發放紡織貸款一萬萬六千萬

老紡織區應清理舊貸款轉貸貧苦群衆

（本報訊）為扶植新發展區的紡織，幫助解決貧苦群衆穿衣的困難，行署決定今年發放紡織貸款一萬萬六千元，並指示各地要有計劃有組織的貸給貧苦婦女（包括難民、抗屬、幹屬）。貸款要求：一、必須將貸款用到發展紡織上，各地不得隨便挪用，或移作自己生產用。二、今年物價很高，貸款折實物（棉花）為[illegible]斤，紡機合鐵三百一十架及二百架機的零件，所以應集中發放，一分區貸款一千萬元（棉花二千斤、錢[illegible]百萬）[illegible]；二分區三千五百萬（棉花五千五百五十斤、快機一百架）以[illegible]及五寨、神[illegible]、偏[illegible]一部份；三分區三千萬[illegible]方山、中陽及臨縣一部份；五分區三千萬（棉花二千五百斤、快機一百架、錢九百萬）[illegible]；六分區三千萬元（棉花二千五百斤、快機一百架、錢九百萬）；七分區一千萬，八分區一千五百萬貸給文水、交城、綏[illegible]一千萬。由縣到區也應集中到有群衆發展紡織的區內，不一定每個區都給，到村裏也應集中給最貧苦的紡織婦女，貸給的[illegible]以能周轉開再生產為原則，一斤花一兩千元錢不算小，能少貸幾戶起了作用，也不應只[illegible]的[illegible]技術點。三、貸款的辦法：在開展紡織的新區，如五分區及二、六分區一部分地區，可用貸款買成機子，開辦訓練班，動員貧苦的紡織婦女來學，學會後將機子分給她們，她們回村後再自由吸收三五個人作為她們團貸的，以機子為中心，組織成變工小組，再通過受訓的婦女教別人。棉花也貸給機子周圍的婦女，當她學會技術的也有了機子，紡織的也有了棉花，紡織一個時期就能用錢還了貸款。不過貸款時[illegible]、檢查、幫助解決困難，才能使紡織由點發展到面。在紡織已多少有些開展的地區，如臨縣、興縣、方山等地，一方面通過紡訓班貸，另方面可以區為單位，原則上集中幫助一、二、三個紡織已有點萌芽、有紡織變工小組、或有紡織婦女非常需要幫助不可的村莊，而且要集中幫助幾個貧苦紡織婦女。要在她自願原則下，以私人名義貸，否則分配給全村，結果會形成沒人負責，她們的機子壞了誰也不管。貸款手續：[illegible]縣或區[illegible]的，就以行政村為單位保存貸款人[illegible]。如果[illegible]村子[illegible]的，[illegible]。對於老紡織區，今年不給貸款，要清理舊貸款，[illegible]貸給貧苦紡織的群衆，[illegible]必須打破幹部的[illegible]思想。[illegible]沒有[illegible]大的力量，另方面[illegible]也有影響，所以應[illegible]調查，[illegible]交回，[illegible]實在貧苦無力償還的或貧苦抗屬，就可以不收了。收回來的貸款必須集中到縣上，再[illegible]好織、[illegible]的貧苦群衆，扶植其紡織。

[illegible]最後，配合發放貸款，要廣泛的組織貧苦婦女紡織，同時吸收游資用於紡織，開展今冬群衆的紡織運動，爭取全邊區的穿衣自給，更有力地[illegible]的自衛戰爭。

太原縣某村群衆
協助我軍捕滅「治村」

（太嶽訊）[illegible]山區佔我某村後，即實施其一兵營合一」措施。[illegible]，[illegible]設「治村」[illegible]，[illegible]幼女，向未[illegible]，即被[illegible]自[illegible]」，公安局某同志之弟被殺，父親[illegible]三次，[illegible]每人每天至少五個，[illegible]

六分區各縣民兵
十月開始普遍冬訓
晉北自衛戰中獲光輝戰績

（六分區訊）九月廿四日，分區武委會召開各縣主任會議，總結晉北自衛戰役和佈置冬訓民兵工作。在自衛戰役中，忻、崞、代、寧四縣民兵，配合正規軍作戰，[illegible]、檢查[illegible]，共繳獲槍十五挺、小砲十一門，步槍一百五十三支，騾馬三頭，[illegible]三架，其他軍用品一部。[illegible]兵，從自衛戰役開始到八月底，即有三千五百餘民兵參戰，五千多付[illegible]支援前線，[illegible]六百四十次，[illegible]偽軍六十七名，俘八十七名。在戰鬥中，[illegible]民兵[illegible]的[illegible]；民兵[illegible]在火線上[illegible]下[illegible]的自[illegible]衣；[illegible]民兵，[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向別地區，[illegible]，還[illegible]不從，[illegible]給其[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彈[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攻克，「治村」一舉攻克，[illegible]一天晚上，在群衆協助下將[illegible]五百餘發，[illegible]六十餘枚，其他軍用品一部，我軍無傷亡。（侯鑑成）

[illegible]收回來，[illegible]打開[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對民[illegible]

我勝利殲滅蔣軍有生力量
蔣軍最近損兵二萬五千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最近八路軍勝利地殲滅蔣軍有生力量。舉其大者，有：（一）[illegible]圍[illegible]的十二天激戰，蔣軍十六軍及九十四軍[illegible]五十三軍十一個師損失[illegible]人；（二）由[illegible]戰役，八路軍地方兵團消滅蔣軍千餘人後，又於[illegible]內殲[illegible]，半月內，八路軍在[illegible]蔣軍[illegible]（約二千餘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三）[illegible]內自衛[illegible]完全美式機械裝備的第五軍，[illegible]千餘人，[illegible]於[illegible]水河東西岸的[illegible]。（四）[illegible]八路軍及[illegible]隊九月份共消滅蔣偽軍七千[illegible]。

十一日八路軍撤出[illegible]後，解放區軍民的自衛戰已進入全面抗衡階段，此後將更有效的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可以預言。[illegible]平綏路一帶蔣軍交通線更加延長，兵力更加分散，而保有完整有生力量的八路軍，在未撤出張垣以前，即已在懷來[illegible]，在撤出張垣以後，就可以更機動地和更有力地伸出[illegible]打擊敵人了。在平綏路西段，八路軍地方武裝於上月二十九、三十兩日收復大同北二十里的孤山鎮及大同西南之平旺、花[illegible]口等地，孤山鎮附近六十里鐵路已為游擊隊控制。傅作義部[illegible]，並一度[illegible]，攻克[illegible]十里之白塔鎮，[illegible]日下午，[illegible]山與[illegible]往陶林之傅部鄧友三[illegible]兵團[illegible]。傅作義[illegible]東犯，其後路已異常空虛，[illegible]即以歸綏到大同之交通綫面臨着有遭受[illegible]，[illegible]五百餘里，[illegible]之危險。

邊區各界集會
歡迎平綏同蒲路工人
工友們對美反動派助蔣內戰極痛恨

（本報訊）平綏路西段、同蒲路北段及平[illegible]一部份工人，日前到達興縣，各界集會熱烈歡迎，行署杜[illegible]長講話時勉勵大家努力學習，齊心合力打敗反動派。工人們表示[illegible]，日內即往[illegible]村，組成臨工大隊[illegible]入實驗學校學習。（行）

（本報訊）[illegible]北綫到達興縣的平綏路西段工人，談起美國反動派時無不痛恨異常。他們親眼看見蔣[illegible]的[illegible]，殺了十九歲的女[illegible]胡秀英，又親眼看見另一女[illegible]已[illegible]美[illegible]，[illegible]刺刀，[illegible]在[illegible]。如同他們自己一樣，還有女工胡有章和他們[illegible]，死在[illegible]之下。[illegible]同八路軍作了英勇的抵抗。從卓資山回來的一個姓李的青年路工說：「沒有美國幫兇，就是十個[illegible]也不敢進攻」，傅軍[illegible]下的工友告他們說[illegible]部隊內有很多美國兵，軍武器大都由美兵[illegible]，[illegible]見過「中美別動隊」督戰的情形，那是[illegible]士兵逃死，一戰被打死了，又逼上來一[illegible]，許多[illegible]死的都是老百姓」，又說：一[illegible]不[illegible]在死人堆中[illegible]死了，他們痛心地說：「[illegible]就不撤出集寧」。他們痛恨傅作義和他的[illegible]美國爸爸，[illegible]工人[illegible]一個[illegible]的[illegible]說：「大家痛恨[illegible]，[illegible]不久！」（雷行）

綏蒙戰訊

（本[illegible]）[illegible]部隊在[illegible]以西[illegible]之[illegible]報訊：[illegible]二戰區[illegible]軍息：八[illegible]工作第三隊，俘[illegible]人民[illegible]，第三隊，俘[illegible]十五，[illegible]本月八日，第[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繳步槍十二[illegible]支。十一日，大同[illegible]軍某部[illegible]三十餘[illegible]，小站[illegible]，在大同[illegible]我軍[illegible]，[illegible]公路[illegible]，清水[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所[illegible]於九日，押車的[illegible]一部，其中[illegible]二十餘名，[illegible]大小安溝，[illegible]，[illegible]名一[illegible]，[illegible]軍川物資的大車五[illegible]，九日晚，我游擊隊[illegible]六名。

（新華社左雲十一日電）[illegible]四日至十一日七天中，涼城傅偽[illegible]，本[illegible]十[illegible]，逃亡[illegible]有四十餘[illegible]百八十餘人，[illegible]一[illegible]收容者[illegible]

涼城傅軍士氣低落
七天中逃亡千餘人

[illegible]人[illegible]，十七[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只剩[illegible]，[illegible]某部[illegible]排長[illegible]逃光，[illegible]排一[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內，[illegible]逃亡大部[illegible]是十七師及[illegible]一[illegible]。師[illegible]，[illegible]士兵後，又有部隊[illegible]，數日前三[illegible]的壯丁。[illegible]三十二[illegible]出三十二，[illegible]，[illegible]新[illegible]，[illegible]士兵：[illegible]，此次逃亡[illegible]師[illegible]東，[illegible]傅作義[illegible]，[illegible]攻[illegible]記抓兵[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逃亡，[illegible]大衣[illegible]被服[illegible]，且[illegible]逃亡在外，[illegible]士兵[illegible]之向[illegible]。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晉綏日報　星期三　第二版

興縣對保村幹部
接受羣衆批評檢討自己
搞好變工搶收翻秋地

（興縣訊）五區對保自然村幹部，接受羣衆批評，克服自私和怕麻煩怕吃虧的思想，組織全村男女老少變工搶收與翻秋地。今年該村變工只有十二個變牛組，還不經常變，夏鋤中只有四個組，也是形式的。其中農會幹事王元其領導的一組四個人，卯鋤中王元其已鋤過了，便自己揹石頭做窯口，再不管其他組員，變工組垮了。區幹部下去發動鋤三鋤，王元其爲應付區幹部，又重新組織起變工，先給自己鋤完，還短下組員四個工，組員們叫他再變，他說：「你們變吧，我有做的哩！」變工又垮了。其他村幹部如尹鳳珠也沒和人變到底。此次發動羣衆組織變工搶收時，羣衆在會上批評說：「幹部只說變工好，自己爲什麼不參加了」「你們說變了，我們一定要變的。」幹部特別是王元其被羣衆說得滿面通紅，感到自己對不起大家，於是就在會上承認錯誤，並進行了自我檢討，說自己有自私自利，又怕麻煩變工麻煩。尹鳳珠也說：「我條組裏實在作沒苦水技術又不好，怕吃虧沒負責任變到底，人家任懷千卯和實世作自寮耕變到現在，老任又很能吃苦勞動，我實在不對。」他兩人都決心要把秋收變工搞好。王元其把夏鋤中欠下組員的四個工折拔工資給了，半晚仍後，担水時，一見人就勸說變工搶收。尹鳳珠也檢實世作不好，仍和任懷千們變在一起，還督促另一幹部高鳳桐也去組織變工，在他們三個發動組織下，全村共有男女老少六十三個人參加了變工搶收，十四條牛變工翻秋地。王元其領導的一組，先收淨了和拔直耶（給餵吃）的莊稼，再抽出兩個人和一條牛翻秋地，其他組個別沒牛戶與有牛戶也變工，牛主管牛身上牛耕一垧地，沒牛戶還一個半人工並管牛草料。現在全村已翻過二百多垧秋地，計劃收完後，女人小孩打場，男人還要再翻百來垧地。（王榮棣、尹先榆）

一頭弄全組，三個人一天割穀三垧半。人畜力變工解決後，全村六四牛每天上地翻老麥，牛主給謝物，第二天閑主即還工一天。雙方都滿意。（艾柏）

幫助抗屬秋收　也是支援前綫
—學習離石的小學生和兒童—

（離石訊）離石各地小學生、兒童，組織起來幫助烈屬、抗屬及貧苦羣衆秋收。石村三十二個兒童，分編成六個組，準備給抗屬等收割二百畝莊稼，佔和全村秋禾四分之一。薛家灣小學兒童，村裏來往學校的兒童，在九月二十一日晚開會商議。咱們兒童們能在後方安心唸書，就是有前方將士堵擋住反動派。咱們組織起來幫助抗屬秋收，也就是支援前綫。當時決定把全村四十三個兒童分編成兩個小隊，另七個大一點的女生組織一個小組。男的幫收割，女的摘棉花。並決定最先幫助烈士家屬，要收的乾淨細緻，不丟掉一顆糧食。吳城鎮除學校兒童組織起來外，駐地機關區公所、税卡、學校、村公所也於二十五日開會商量幫助羣衆秋收。（全花、堯樂、劉文、香芝、醫糧賢、杜存芳）

臨縣張家灣搶收
白天收，晚上揹

（臨縣訊）張家灣在鎮壓後第二天，全村男女老幼都動員起來搶收。張順如家八口人，僅留一個有腿病老漢在家做飯，其餘七人（內有四個九至十三歲小孩）全部上地。王戀窯兩個女子都上了地，揹穀子、扭山藥，和男的一樣勞動。張順灣的閏女懷愛，一邊織布，一邊照顧場裏，織還一停」，就又跑到場上拿起連枷。抗屬牛振富六十餘歲，村幹部要給他幫工，他卻沒要人幫助，自己勞動。說：「誰家也忙，不要耽誤別人的營生。」張富有清早要五里路揹回一次穀才吃飯，王生發因地遠午飯也不吃，晚上才回來。變工翻都是白天收，晚上揹，附近村金說：「早晚潮氣大，不撿穀子。」

興縣東溝公勝煤窰
預支工錢幫工人解決冬衣
加工增產雇主都能多賺錢

（興縣訊）一區東溝公勝煤窰，爲提高產量供給羣衆燒炭需要，又感目前物價上漲，工人以後買布吃虧，便一面給工人預支工洋五十多萬元，並幫助買布十四五疋，工人穿衣大部解決，一面動員工人加做夜工，做多少回數賺多少錢，工人們感到多上煤對自己有利，平均每人每天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回數，息窰和歇炭的多加夜工，這樣一來一天能做兩天的工，工頭每日能賺七千四百元，一般工人可賺三千五百元，比過去多賺了一倍。該窰炭質素好，每回又重，馱回後好賣又多賺錢，販炭的都很高興。（胡衛民、高志良）

河曲六家寨農會秘書
開完縣擴幹會回村後
空談思想還是口頭優抗

（河曲訊）五區六家寨農會秘書王貴和在縣擴幹會上檢討了「優抗是地方上重要工作」之後回去，不管見了抗屬或是幹部都說：「嗨！過去咱們優抗工作沒作好，不對，你們看有甚困難，咱這下一定幫助」，也不檢討那裏使得不對，因爲甚沒做好，怎樣做。各自然村幹部對於優抗工作也就沒有認真去改進，他們都開過抗屬會，也都是那一套說法，開一下抗屬短幾個人工、牛工，給分配下幫助的人家就完了。在六家寨開究抗屬會之後，抗屬歇年子說：「這個會開不開也一樣」，撥幫工的抗屬也不相信會幫助好，因爲今年抗屬白三的地鋤不過，幹部答應幫助，但有些地裏後來草長得和莊稼一樣高。果然不出抗屬所料，因爲沒人固定負責，會後管的人也少了。（樊江海、任豪德、賈智全、孫沛）

堯昌里群衆爭先優抗
種好麥子抗屬眉開眼笑

（臨縣訊）堯昌里羣衆提起優抗非常關心，都踴躍爭先。民兵薛占英、薛地先九月二十五日準備參戰走時，對家裏耕麥子放心不下，幹部賈俊立即有四十九人自動起來幫助，如李給全已攪拌好籽耕了也不顧，一天給耕十三畝。占英、進先臨起身時新棉褲新夾襖從頭至腳換新，還送了零花一萬元，他們說到前方一定要做好工作對起大家。大家又在三天內將全村抗屬的麥地都種好，抗屬金牛的母親喜得眉開眼笑：「克察鬧好哩！送來麰損我，準備好麥籽，又來翻啦，叫咪金牛，好好工作不要耽心家裏啦。」（樊榮明、曹王邦）

臨縣故縣固定包耕
抗屬自選代耕人

（臨縣訊）故縣爲了照顧抗屬周到，解決抗屬的困難起見，在規定包耕人時，由抗屬挑選自己親近人担任，代耕了的工讓抗勤，幹部劉長有藥訓走時，地由他關父給學茂照料，鳳雨不誤，十分周到，他走後很放心。這樣抗屬家務有專人照料能整好，代耕人因頂抗勤也認爲是自己的事，負責任。（學斌、福云、實甫）

動員說得好　走了就不管
—橫泉幹部檢討改正錯誤—

（方山訊）三區橫泉行政村幹部在動員戰士劉榮明參軍時，說得非常好：「不怕，有甚困難也能保證解決。」但參軍後就關心得差了，只隨草的給派二十個工，實際上沒有推動，劉川來，十垧地就荒下五垧，榮明回家後到地中一看，鋤下就哭：「是草，幹部們盡是哄人，一走時說的保證幫助，走後就不管了。」幹部們由此想到自己不負責任的錯誤，「優待不好，戰士不安心，怎能打好仗」，於是決心把劉榮明的地

汾陽縣參議員
路朝定先生獻地
地主劉受齋亦獻地七十八畝

（新華社汾陽十四日電）汾陽縣參議員路朝定先生，擁護「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特向政府獻地四十五畝，交給抗屬貧苦農民永遠耕種。他在發中宣稱：「頑偽統治時，實行「兵農合一」參政，隨的我全家四分五散，幸蒙八路軍解放，得到全家團聚，地歸原主，我全家有十三口人，一百四十一畝地，爲實行耕者有其田，我情願獻給抗屬貧苦農民四十五畝土地。」又三區高家莊地主劉受齋先生，亦獻出土地七十八畝，交農會處理。（王拓安、郭莉珊）

一分區專署
照顧農民的利益
採買棉花給補價

（興縣訊）一專署於九月三日前後在二區李家灣行政村採買百餘斤棉花，爲冬季服裝，當時每斤生花以小米一斗一升作價付款，約定於十月四日交花，但交花時花價已上漲至每斤折米一斗五升。專署爲照顧農民利益，每斤生花補本幣一千二百八十元——折小米四升，採賣戶都高興的說：「政府眞是幫助咱翻身，走到天邊也沒說的了。」（劉壯、馬安國、張榆棟）

鋤後，到抗屬窰寨和地裏去撒底檢查和解決困難。第三天村長和中隊長賦下地調查，發現馮家墕自然村抗屬王修明和張家山抗屬劉云明完下七垧地，王修明因沒牛，伏地仍未翻過，戰士劉耀元要結婚，家貧沒辦法，於是經討論決定將變工組的牛給王修明代耕，又給劉耀元二斗麥子四十斤穀米。現在又對十六戶缺勞動力的抗屬精工一百四十個秋收。（朱德明、呂世春、李貴唐）

工作意見
加強老區偏僻小村的紡織工作
張育英

由於紡織工作的開展，老解放區不少貧苦羣衆很快走向翻身發財；非產棉區與比較偏僻的村莊，紡織工作也有顯著的成績。興縣六區楊坪上，是產棉少而又偏僻的地方，該村四十三戶，不紡織的只有四戶（瞎子、老者和光棍），全村除自給外，今年還出賣了一百二十丈布。全區像這樣的自然村，即達五分之一。

但是不少偏僻小村紡織沒有開展，羣衆穿衣問題仍未獲得解決。興縣白家山、麻地茆，沒有一個紡織婦女；掖上五十七戶，十七戶會紡，但只有四戶在紡；黃塔溝三十三戶，有十八戶不紡織，今年全村要買三十四疋布，才能解決穿衣問題，而還三十四疋布，需十三石麥子才能換來。這說明農民雖得到了土地，但需要拿出很大一部份糧食換布穿，使夠吃的糧食不夠吃了，如果紡織開展，就可解決穿衣，而糧食也會夠吃。

爲什麼這些村莊的紡織沒有開展呢？紡織不開展的地方，也是一切工作都不好的空白村，主要由於幹部不經常去，即便去了也是問一問，沒有具體幫助解決原料、工具、技術等各種困難。有的紡婦用鐵絲當針用，有的想紡沒有棉花……幹部即或幫助解決一部份，也不經常督促、檢查，因而有的紡婦工具壞了不會修，有的把棉花也浪費了。也有個別幹部認爲幫助窮人翻身，就只是解決土地問題，發展紡織可以不做。此外原料缺乏，也是一個很大的困難。有的合作社（如興縣六區合作社）對扶植羣衆發展紡織的方針不明確，沒有主動的幫助羣衆解決原料與工具的困難。

因此，開展偏僻村莊的紡織，與整個開展偏僻村莊的工作分不開。這些村莊合起來是個很大的數目，只興縣六區就有七十五個空白村。紡織如同其他工作一樣，開始做有許多困難，首先應從幹部、積極分子中去發動，先使他們認識紡織的好處，然後推動、說服他們的女人，並幫助解決工具與原料的困難，組織起帶頭紡婦，領導上要具體幫助和經常檢查。當模範出成績來，再在廣大羣衆中宣傳，以成功的事實教育羣衆，逐漸推廣到全村。當地合作社更應主動的從各方面幫助紡婦，貸給棉花，幫助織布等。、今冬可以幾個村莊爲單位，開辦紡訓班，動員貧苦婦女學習。訓練班的開支，可由訓練班解決一部份，對實在沒口糧的貧苦婦女，由全村幫助，解決，以受過訓的婦女爲骨幹開展本村的紡織。秋收快要結束，應即舉辦行準備工作。

編後話

在河曲擴幹會上檢討優抗工作時，我們曾在編後話裏提出「還是原則地提出問題，還沒有從幹部思想作風上提一步檢討，以便具體而有效的教育幹部……希望再提一步。」從今天河曲五區六家寨的消息看，事實的結果就很明顯，農會秘書王貴和並沒有從思想上改變其對優抗工作的認識，結果優抗依然落了空。這裏在領導方法上再一次告訴我們，只是原則的講問題，而不通過幹部的具體思想作檢查，是不容打通幹部思想，求得工作之改進的。

× × × ×

從報紙對於各機關生產部門採買羣衆棉花提出批評以後，已有許多單位自動按目前棉花市價給羣衆補價，不使羣衆吃虧，實是很好的現象。但還有個別商店如「興記商店」（見十三日本報），仍持着錯誤態度，這樣對羣衆利益尚缺維護決心的思想，應該很好的檢查才是。

鉅野西南我劉伯承部
殲滅蔣軍精銳千三百
繳獲美式砲十門機槍三十餘挺

（新華社冀魯豫十三日電）沿荷（澤）濟（寧）公路進犯鉅野地區之蔣軍第十一師第十一旅（原第十八軍第十八師，係陳誠嫡系），繼三日遭受一個連與一個機砲排損失後，七日在鉅野西南五十里之張鳳集又遭八路軍劉伯承將軍部隊另一重大打擊，其第三十二團全部被殲，僅團長率少數部隊逃竄，計斃傷千餘名，生俘三百餘名，繳美式山砲六門、火箭砲四門、輕重機槍三十餘挺，現八路軍正乘勝擴張戰果中。

平綏東綫再傳捷報
殲蔣軍一個師直屬隊一個團

（新華社平綏東綫十一日電）蔣軍九十四軍一二一師師直屬隊及其一個團（番號待查）於十日晚撤至綏東南田家莊地區，已爲八路軍全部殲滅，戰果正清查中。這是蔣介石以原駐冀東之美械九十四軍投兵平綏東綫後第二次受到的殲滅打擊，其第一次爲該軍四十三師一二七團八日在懷來南馬跑泉附近全部被殲。

冀中我軍恢復趙縣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軍息：趙縣（石家莊東南）縣城已於八日爲八路軍再度恢復，戰果正清查中。按該城係於上月六日爲石家莊僞軍侯如墉部所侵佔。

我軍二度襲入浮山

（新華社陽城十二日電）七日晚，八路軍一度襲入浮山縣城，攻佔東關及西關，生俘蔣軍四十餘人，繳獲輕機槍兩挺、小砲一門、步槍二十餘支。在此以前，四五兩日，八路軍在當地民兵配合下，反擊浮（山）翼（城）縣公路上之蔣軍，收復東郭村、營水河、潤家莊、西劉楊等地。至此，浮山城南之翼城南鄭莊以北七十餘里公路，完全爲八路軍所控制。又訊：當地民兵及地方武裝在野軍侵佔浮翼公路之十日內，先後殲僞蔣軍一百二十餘人。

（新華社陽城十二日電）太岳軍區於六日上午在某地舉行盛會，歡迎臨（汾）浮（山）戰役中被解放之蔣軍第一旅中將旅長黃正成以下一百八十八名軍官，與會者有聞（喜）夏（縣）戰役同蒲中段戰役及臨浮戰中放下武器的蔣閻軍軍官共一千五百三十人，其中包括將級軍官黃正成、戴濤、武德明等三人，校級軍官劉鐵、劉玉樹、李介甫等七十四人，尉級軍官七百七十二人，其他蔣閻軍官佐七百六十四人。大會在熱烈興奮中舉行，軍區副司令員孫定國將軍亦莅會，首致親切懇摯之詞。

更正

十四日本報一版陸定一同志講話第一段第二行「美國退出中國」應爲「美軍退出中國」。又十三日第六版美國經濟困難一文註三，羊毛綫漲至二千元應爲一千二百元，增加百分之五十，應爲增加百分之百。

魯中自衛戰爭中
軍政與羣衆合組兵站
兵站工作人員與民伕親密合作

（新華社臨沂十三日電）魯中總兵站處賀金源政委頃就此次自衛戰中前綫供應運輸工作告記者稱：魯中區已建立總兵站五處，分站二十三處，各站均由軍隊後勤部門、政府與羣衆代表所組成。各地戰役發生後，即直接參加服務，配備有足夠之擔架醫藥與醫務人員，並能在極短期間內動員足夠民伕參戰。據調在此次自衛戰爭兵站工作中，已湧現大批工作在前休息在後及與民伕親密合作之模範工作者。在費（店）傅（山）路軍團開自衛戰時，二等殘廢寶如怨曾兩晝夜未眠，外出動員民伕，在帶領民伕中，則準時備妥茶飯，過河過溝，細心幫助民伕克服困難，使一位老大爺感動地說：「我自己的兒子也沒有這麼好。」由於兵站人員週到的照顧，民伕參戰情緒更爲高漲，如在莒邱南分錫嶺戰鬥中，民伕李玉先在搶救傷員時砲彈開始在他身旁爆炸，他即將傷員安置在山洞裏，以自己身體掩護傷員，致腳部中彈片受傷，傷員感動的流淚說：「你爲我而掛彩了」。李玉先却多方安慰傷員說：「這一點點不要緊，咱們都是爲了打反動派」。砲炸稍息時，他倆互相爭着要對方先下火綫包紮，相持不下，最後便互相攙扶着到醫院。

蔣記國防部內工作人員
因待遇不公醞釀罷工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南京訊：國防部內工作人員因待遇不公，醞釀罷工。參謀總長陳誠自就任以來，竭力排除異己，規定除局處署司長以上只主管將級軍官除薪水外，另發特支費及公館費，僅特支費一項，每人每月有爲至一千萬元以上者，一般非主管之將級軍官則無特支費，而享有特權之主管軍官多係陳誠嫡系。至於一般中下級軍官，待遇更非薄，因此引起大多數人猛烈反對，要求取消特支費及一切私人特報的制度，並表示如要加薪，大家都加薪，要不加一律不加。當局對此表示可酌量加薪，但拒絕取消特支費，而加薪標準亦與大家所要求的相去甚遠，因此該部大小軍官三千餘人即於上月中旬開始全體怠工，公文堆積，稽案頗，並醞釀大罷工。國防部長白崇禧對於此事抽手旁觀，曾有人要白出面解決，白說：財政問題由陳參謀長管，我不清楚。白陳二人因爭權奪利，暗鬥甚烈。

一黨國大不能召開
民盟政協代表函蔣介石

據民盟新聞：民盟政協代表九人曾於九月三十日致函蔣介石，對目前時局有所表示。原函首謂：「一黨國大不能召開，因國大代表名額並未經政協會後協定，各黨無從根據開送名單。同時內戰正在進行，於此兵連禍結情形之下，豈謀國共代表能平心靜氣共聚一堂，以討論國家基本大法，寧非幻想？若謂國民大會之舉行不求全國各黨派之全數參加與合作，而以當權在位之國民黨單獨爲之，則一黨專政之局不改，全國統一之局不成，試問憲法之尊嚴何在？憲政之效能何在？」續指陳武力統一乃錯誤途徑，因此主張立即終止內戰。又十月三日返京之民盟秘書長梁漱溟，對二日國民黨之聲明予以批評，謂「民盟不僅對有關自身之國府委員會席位一點不能滿意，且覺政府毫無誠意，故民盟對整個聲明均不能承認。」

蔣機駕駛員邵可武談
蔣空軍人員不願內戰

（新華社萊陽十三日電）記者頃走訪上月二十六日襲擾烟台被擊落蔣機中脫救之中尉駕駛員邵可武（國民黨員）氏，他首先說：「在外邊看國民黨報紙宣傳，聽長官們訓話，都說八路軍虐殺俘虜，我剛被救出時，心想一定完了，誰知道還被受優待」。他對解放區軍民關係融洽，戰士們精神飽滿，生活優遲，表示驚異，他說：「這是國民黨統治地區所見不到的」。尤其使他感興趣的，是昨天八路軍某參謀長和他談話時的態度，他說：「要不是有人介紹，我簡直猜不出他是個參謀長，如果在國民黨那邊，這樣一個參謀長，那威風還了得嗎？」他感慨地說：「說句老實話，我們駕駛員對打內戰誰也不感興趣，拿着美國武器來屠殺自己的同胞，誰心能忍呢？」關於蔣介石勾結美國反動派出賣中國主權，他說：「國民黨統治區的老百姓也都看得明白，只是敢怒不敢言，現在上海南京很多民族工商業都被美貨的傾銷擠倒了，美貨完全操縱了中國市場，加之匯率提高，今後物價都隨美金漲落，國民經濟命脈也就完全被美國掌握了。」談到美軍在京滬侮辱良家婦女，汽車任意撞死行人的暴行時，邵氏說：「這簡直是抗戰前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

華南美貨的走私
（廣州通訊）

除上海外，美貨走私的另一個大本營就是廣州。大量的走私美貨，以不設關的香港爲轉口，經由珠江水路廣九綫路及空中運到廣州，並如狂潮一樣泛濫於華南。

在廣州，經常可以看到美艦美機帶來大批私貨，照例美艦一進港口，失業軍人、「黃魚」和跑過水的汽車司機便擁上去向美兵搶購私貨。海關對於美艦無權檢查，走去看慣了日本人走私的廣州人，分不出美國與日本究竟有什麼區別。

擁有政治特權的中國官僚們，也大搞大規模的以軍艦或飛機走私，軍艦上早已公開實行受僱制度，價值「[illegible]」一的「官僚走私隊」，到處「通行無阻」，稅收機關即使發現了，也無敢問津？還有專門以走私做行當而與官僚有密切關係的特權份子，僱造「舢舨」「雷扒」，上面安放着機關槍新式駁殼或其他武器，經常來往澳門香港與廣州之間。據商務日報載，武裝走私，規模巨大，敢保入口免稅的，竟大有人在。

活動在廣九鐵路上的，有著名的廣九洋烟走私大隊（爲一百名左右），數目還在繼續增加，穿着軍衣掛着符號的現役或退伍的軍人，他們背後都有「靠山」，而且具有眼明手快的走私本領，他們從廣州出發時，是稀布莊布，回去便滿是美國香烟。從日本投降廣九復車到現在，這條交通綫上經常有他們的腳跡，有些人索性脫離軍隊走私做生意。私貨偶有所破獲，但來頭大的是照貨發放，來頭小的也只是和緝私者分肥了事。

走私貨中不僅有美國玻璃物品、原子筆、罐頭、香烟、化裝品之類，甚至還有鴉片等毒品，廣州市商店堆積全被美貨所包辦，全市十萬地攤上擺的幾乎全是廉價私貨，弄得各大商號老闆愁眉雙鎖。

走私的數字，僅以廣九「洋烟走私大隊」而論，每日運入美國香烟一項即有三十箱，估計至少值一千一百萬元，每月即在三萬萬元以上。四月間廣州發現一隻從香港偷運汽油到廣州的武裝船隻，其總值即達三千餘萬元。據報載，從至六月份止，粵海關每月平均稅收僅八萬萬元，但估計因走私而損失的關稅竟達十五萬萬元之多，依此比例計算，粵海關報關進口貨總值爲一百八十萬萬元，六月份的走私貨值便是三百三十餘萬萬元。

在廉價的走私美貨的前面，華南的民族工業遭到了滅頂之災，比如香烟國產較美貨價格貴兩倍，華南廣州最有名的樂新記出品要賣二千元一把，而美貨只需四分之一的價錢（五百元）即可買到。因此，民族工業是沒有辦法在競爭中維持自己的生存的，廣州工廠的烟囪已很少在冒烟了，廣州韶關的香烟業百分之九十都垮了台，這是誰的罪過呢？

晉冀魯豫三分之一的人口
一千萬人，獲得土地
運動中強調吸收中農參加
翻身農民參軍參戰保衛果實

（新華社邯鄲十三日電）經過八年的減租減息和四個月的土地改革運動，晉冀魯豫邊區三千萬人口中已有三分之一——一千萬人口完全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太岳老區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村莊已達總村數的百分之五十五。武安（太行）農民反奸清算二十萬畝，收回土地總畝數，佔全縣土地百分之四十。澤（冀南）全縣已無一戶赤貧，該縣北鳳正村過去的僱工赤貧，現在都有了四畝半地，孤寡地主每人倘平均有土地十一畝，生活仍屬優裕。這次土地改革運動，強調吸收中農參加，安陽（太行）捲入運動的農民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分配果實時，許多中農提出土地已經夠種，即在算賬中參給他們分了些。在清算運動中，農民紛紛組織起來，北鳳正村總人口爲八百九十，其中參加各種羣衆組織的達五百六十五人。太行山「縣英四年稿」的傳統正在變化，翼城武鄉社等縣農民今年開季豐收，均已達到耕三餘一。晉中部份滿地今秋雖風霜成災，收成仍超過往年。翼城上莽村周鳳林互助組係由六戶貧農四戶新興中農組成，以前過中秋只能吃豆麵條，而今年過中秋時殺了一口豬，後吃完爲止肉分開賣起。鶴澤農民分配土地後，立即有三萬六千五百餘人組織起來，修滑歷史上長久爲害的牛尾河上小允河，並挖了二十三條渠地的渠溝，不僅使歷年爲災的水患得以消除，已使五萬畝旱地變爲水田。「反對蔣介石賣國，保衛翻身結果」，已成爲廣大農民的行動。冀南成安三天內參加八路軍者有二千餘人，肥城各區皆成立翻身團，全縣一千八百個青壯年一起走上前綫。婦女兒童組織起來秋收秋耕，且較去年完成時間提前一半的。許多中農對他們的照顧和清算非常感謝。農民一起勞動，武安地主楊仲興帶領全家老少去參加生產，他說：「過去我們在互助組中幫助我們，使我學會了一套本事，身體也比以前健旺了。」

滬金融市場混亂

（合衆社滬訊）：由於政府最近施行規定將外匯黑市價格不得高於官價之百分之五或低於百分之五的結果，市場混亂，金融市場自四日起即停止交易，迄六日仍未恢復。

副刊

「馬蔣對話」

然

一

馬：足下！外面嚷得很兇，貴國人民要求我們撤兵，美國輿論也要求駐華美軍歸國哩！怎辦？

蔣：特使大人！千萬不敢撤兵，撤了兵我就垮台啦！特使大人！

馬：不要慌，我有一計，由我出名召開個「五人委員會」。（附耳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蔣：妙！妙！這樣一來，共產黨參加了我的政府，我就算是「民主」和「合法」了。然後我要他們交出「軍隊」，要不，就是不執行政府「軍令」「法令」，就叫做以共產黨打共產黨。你也是個能幹的「調停」人。哈！哈！

二

馬：不妙！不妙！奇怪！奇怪！共產黨還有許多民主人士，怎麼又看破了我的妙計呢？很多人罵我是騙子呢！

蔣：我的軍隊也損失二十多萬了，需要休息整理一下，請特使大人再出名提議召開個三人委員會，我一方面叫我的部下放出「停戰」空氣，一面爭取張家口。特使大人！可以再擬一個『新的駐軍方案。』這樣一來，眞是妙不可言了。

馬：妙！妙！高見！高見！事不宜遲，分頭進行。

三

蔣：又糟糕了！共產黨解放日報揭出要恢復一月十日停戰前的狀況吧！周恩來又寫信給我說：如果我不停止進攻張垣，就是全面破裂。他們把我的心看透了。唉！

馬：足下！連你腳底下的人民，也鬧起要求「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週哦！又要我們硬給你的勸告，看來，這次妙計又破產了。

蔣：嗯！讓他們開吧！我已經宣佈一定要如期召開國民大會。這是我的一件法寶，然後，一可以抵制眞的聯合政府；二可以使我的政府合法。三可以長期打內戰。靈不靈，就要靠吾主耶穌保佑！保佑！特使大人！

一架美式蔣機的擊落

——記李進才同志

李蘊

八月二十日，美式蔣介石的飛機三架，分四次來侵襲我們解放區的上空。——第四次，是下午三時。敵機在我們住村的上空盤旋了一圈半，轉過來就作低空掃射。羣衆在憤怒在痛罵。

當一架美式飛機轉過機身的時候，就扔下了一顆五十磅重的炸彈。我身旁的兩位親愛的戰友，炸得找不到一點遺跡；我蹲着茂盛的大樹，也炸倒在地上，四週的樹葉綿綿作響，村裏屋頂的泥土，震得掉下來。

我被炸開的泥土，壓得緊緊。我的憤怒在爆炸中，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知道我沒有被泥土把我窒死。我要爲我們的親愛的非步的戰友復仇的怒火又燃燒起來！

但因土裏空氣稀薄，我急躁的呼喚着，喘着氣，開始撥土工作。外面我的活着的戰友，張銀明同志，也在外面撥土。

當他發掘我的時候，我感動得要落下眼淚。他用了全身的力量，把我從土裏拖出來，緊緊的抱住我。他瞪着眼看着我，看着我被泥土粘滿全身的樣子。我立刻拭掉了他的機槍，沾滿眼的泥土。我一口氣跑上高高的河堤，面向土屋前的機槍射手。

當我握住機槍的時候，不知從那裏來的力量，像要把憤怒的槍抓碎。我的雙眼，發出憤怒的光芒。我要活，我要不死，我要爲我們死去的戰友復仇！

飛機，飛機，美式蔣介石的飛機，高傲的又從東方轉過來的。我咬緊牙，從瞄準器裏看着敵機，隨着敵機的移動，我們的機槍也在轉動。我的雙眼，要冒出火花啊！當敵機轉身的時候，我輕輕的扳了扳機，一梭子彈從槍筒裏射出去，打了個落空。敵機依然前進。第二次，又打了一梭子彈，敵機依然前進。第三次，我強着氣，我像看準了獵物，扳動槍機，發射出去的子彈，像從我心裏跳出那熊熊的憤怒的火，眼看着敵機中了，美式蔣介石的飛機，像受傷的兒鳥，冒着白煙，傾斜着機身，向東墜落。

——我叫李進才，是×旅衛生部的偵察員，今年二十三歲，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是毛澤東一代的戰鬥員！我要活我要不死，我要爲我們的親愛的死去的戰友報仇！

戰友我報仇了！美式國民黨反動派的那架機，絡利無忌的英豪阿！

八月二十八日於大同小站

汾河兩岸民謠

韓生榮

河西村村唱戲，
河東人人嘆氣。
河西老少喜洋洋，
河東壯丁淚汪汪。
河東三光：
狼狼勾子搶光，
壯丁怕抓跑光，
莊稼無人收割丟光。
河西三喜：
一喜負担減輕，
二喜五穀豐登，
三喜人人有了地種。
（在平介一帶，河西是我解放區，河東是閻頑區。）

聰明的小女孩

貞守

有一次，我路過某村時，住了一夜，忽然在第二天清早，幽聽四面響起來，我們住的那家老太太，和他十五歲的小女孩，就讓我躲到櫃後面的一個地洞裏去，並囑咐我：「怕你的咳嗽着不要緊。」但是地洞裏又潮又冷，我打了兩個冷顫，嗓子裏一陣難起的奇癢，不得不用手掩住口，輕輕的咳嗽起來，但是敵人雜亂的腳步聲已走近了，就在這時，那小女孩就把她懷中抱着的小弟弟狠狠的打了一掌，那小娃娃就大聲的哭叫起來，她也高聲的哄着小孩，就這樣用她弟弟的哭叫聲遮掩了我咳嗽的聲音，聰明機智的小女孩救我脫了險。

地雷真厲害

說地雷，道地雷，
提起地雷眞厲害，
地下埋的是地雷，
窑中掛下是飛雷，
山上滾下是石雷；
眞假地雷嚇壞頑，
地雷炸了粉粉碎；
炸死害人的報仇隊，
炸死那「搶糧抓丁的」工兵隊，
嚇怕炸，心想溜，
「窑洞」逃跑把家回。
（[illegible]調）

向劉剁皮賬算

——記崞縣砂峪算賬鬥爭——

元青

劉合合在羣衆面前顯出一付從容不迫的態度，不時發出「哈哈哈」笑聲，「好天理良心」底笑語，他也知道，人們早就叫他「劉剝皮」，但是他自信他的應付能力，一如他剝窮人皮的本領一樣的高強。

算帳也開始了，第一個要求算帳的是張來保，他曾給劉剝皮家受過兩年苦，一次他到武口給劉家趕牲口，回來的時候，他唯一的一床被子就丟了。劉剝皮說被子是失了，他不管，這次來保要他的被子。

他簡單地說：「第一年，我在他家沒了被子，我現在要我的被子。」

「被子你丟了，這與我沒事。」劉合合回答着，圓圓的臉上掛滿笑容。

「我獻淚，我還能把被子帶到武口去？」來保反駁他。

「又不是在我家丟的！……」劉剝皮又補充抵賴的理由。

「不在你家在你院子裏丟了？」「窮人好容易才能置上一床被子，在你家丟了，你怎麼不管？」「你家什麼東西也沒丟，單單丟了受苦人的被子，那是什麼道理呢？」

「這個倒就奇怪了，……」

「不行，非賠不行！」人羣裏就這樣嚷開了。依然夾雜着劉剝皮的「哈哈」，「好天理良心！」的笑聲。

就是當張芽芽站起來訴他的苦的時候，劉剝皮還是很從容的。這個張芽芽一直在劉剝皮家當了六年長工，頭一年長工欠下工錢三十元，以後五年，幾乎再沒見劉剝皮的一文錢，而只有水酒、溷麵，到去年，和米利，不覺一共欠下劉剝皮家二百多塊錢，自己十一畝地（當地沙地）與三間房院（供場）都押到劉家了，甚至本人也可說是押到了主家。

張芽芽站起來的時候，他的背是彎着的，他的腿伸不直，他的臉上滿刻着愁苦的皺紋，瘦骨伸出的衣服裏補滿各色補釘，還完全像一個被吸乾了血的人。他顫聲無力地說：「……我從被使喚你（對劉剝皮）的錢，盡是喝水酒，吃溷麵……」

人們一提起劉剝皮家水酒溷麵來，都不禁生氣的吐着口水。他家開一個酒坊，當長工、短工或與之有關係的人民，他要工錢的時候，他總說，沒有錢，拾上我們家一些酒和麵吧。」而酒裏面，一斤中就摻有十四兩水。麵呢，有些溷的連狗也不吃。價錢又貴的出，一斤是三毛，他要四毛，一斤也小，一斤地還十四兩，誰也不願意要，但有什麼辦法呢？無地的窮人就只有給他家受苦。芽芽該上他的債，水酒溷麵更要的特別多。

「芽芽哥本是公道人。」劉剝皮說話了，捧了一句「芽芽哥」，接着就走開帶他與張芽芽沒有什麼帳算，一切都是「公公道道的」。「第一年他給我種地，我給了他四十八元工錢不短一文，他還預支了我三十元，……」

「第二年呢？」

「你爲什麼給人家水酒、溷麵？」……

「那是因爲情面……」

「芽芽哥他也是因爲情面嗎？」……

「劉剝皮回答。」

一「那你爲什麼多算錢？了你別人家好一斤三毛，你家水酒什麼也好一斤四毛？」「你別人家麵一斤毛半，你家狗也不吃的溷麵，什麼也要人家的錢，和他算了」「跟芽芽算！」大家都問他。農會主任「該算！」大家一個耳的回聲。

「劉合合，你屈不屈？」

「屈就屈了吧」！劉剝皮笑着回答。

一有狗入的，你看人家一的冷笑……在羣衆中激盪，一個農民人接着說：「肚子裏另一個恐怕不僅如此！」

「你看，笑裏藏刀！」

……」

「屈不屈他？」農會主任又問。

「不屈！」是更大的一聲怒吼。

算賬，算到孤老漢名下。這是一個孤老漢，駝背，頭髮斑白。他無家可歸，無地可種，他在他家受苦點打工，年受了五毛，以五一年，一天工每舊六十元白洋，但是五斤劉剝皮給他的報酬，是五斤水酒和二十斤溷麵。共值二十元五毛。劉剝皮就欠一元白洋，活活的剝了白洋五十七元五毛。

當算賬時，劉剝皮在羣衆面前一算賬，劉剝皮的野狼面目已全部揭露了。這一陣陣的人潮在落後的羣衆（即認爲劉剝皮是好人）也已經抬起頭，向他喊口號：「一算大江，一共有十八家和千百人要算賬！」「打倒剝削人的劉剝皮！」「救命恩人共產黨萬歲！」

李醫助熱心給群衆看病

劉星

後勤軍需科某單位，住的幾個村莊，老鄉們有了些疾病，請着擔，或生孩子難生時，就去找李醫助。奇家灣余某的兒子生時，長難產，生孩子，先出來了一條腿，就喘剌的醫下來，李醫助去了，給打了針，孩子生不下來，眼看大人精神不持不生了，李醫助給打了一針，催產藥和一針鬆弛劑，也順利的產出來了。小康家河有個小孩子，咳嗽吃不下，動也不敢起來，好像有點一樣的腿上了一貼，李醫助給吃了些藥，以後，也好嘛，現在吃飯又好，黑家又跑又玩，頭上長了癤，給上了幾次藥也治好了。

老鄉們感激的說：「咱們八路軍就是給老百姓辦事的，那裏人家李醫生眞好啊！」

百姓對於帶老鄉接生、治病，不管在任何單位的內勤務工作者，都應該發揚他的熱心，去做，像李醫助這樣負責的好榜樣的一個。

接產婆不該講迷信害人

趙軒

寧武一個幹部曹明英，他的女人叫吳富梅，去年秋天生小孩，請了一個接產婆，那個產婆在接產的時候，既不洗手，剪臍帶子的剪子也不洗一洗。而且不說，當次接產，當嬰兒趕一露出頭來，見個帶死人的神信妖婆子，一看見孩子的頭髮長得很長，就大聲驚叫說：「一定是個妖怪出世！」拿了一把剪刀，把個嬰兒的頭活活扎破，鮮血沾滿產褥。孩子死在母親肚裏，大人也昏迷了，後來把孩子弄出來了，女人幸而沒有死去，但因陰道中毒，長時間還了，常常肚子痛，屁股上也因此生了瘡，今年還展到不能起床了。

後來他男人聽人勸告，送來衛生部三所，經過動手術治療，現已痊愈，據醫生說：「以後生產更困難，而且有危險。」

據說寧武、五寨一帶，很多接產婆，遇到難產的女人，就以各種迷信和謠言，殺死嬰兒。要實際擺脫帶死人的謠信，就要開展農村中的衛生常識教育，改造舊日的接生婆，迷信害人的要嚴厲禁止，不改的要受處罰。